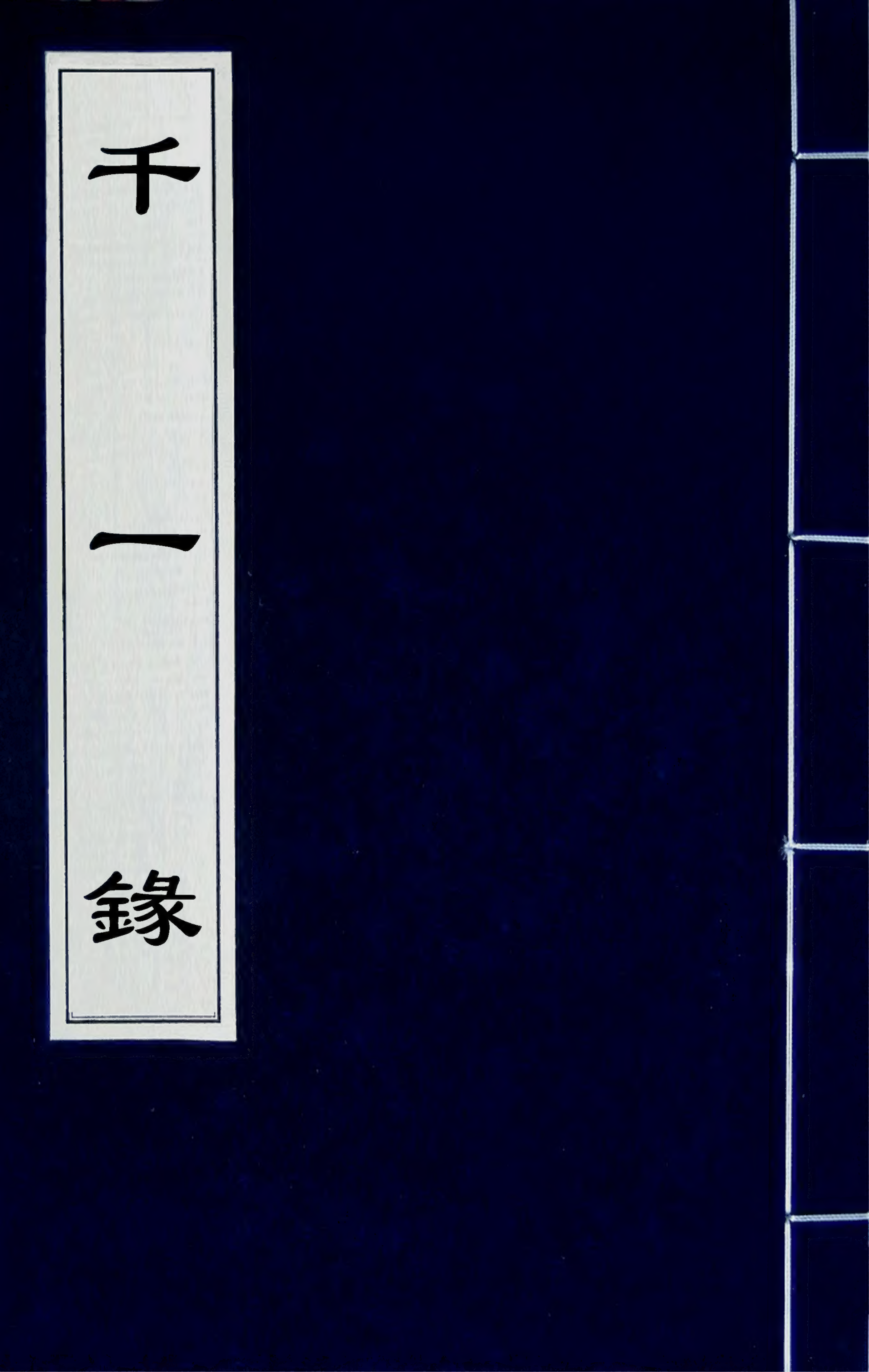

千一錄

千一錄卷之二十一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九

或問豫讓曰讓者其游俠刺客之倫乎不足尚也知伯之無道變所以亡而以國士遇讓讓苟能輔之以道使不底於滅亡斯稱國士矣趙氏無所取罪已并范中行又欲并趙且及韓魏三家者合從而覆之自其往也讓負國士之遇而弗能救雖死之猶溝壑耳而以刺爲賢乎襄子舍之賢矣舍之而不能死至於再何無恥也若讓者所謂無四端之心不足尚也

室中失猫無如鼠何試令施飯少許鼠得之幸不嚙圖書猶賢於人之無厭者哉以毒置飯中者能斃一鼠不復得也覆轍鮮鑒陷穽莫避樂所以亡人乎鼠乎孰為智乎

聶政荆軻孔子所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也非可與圖國事者也政之許嚴仲子者其事成矣忘其身以及其姊奚足道哉軻也即能刼秦王秦王能為齊桓乎夫曹沫可能也齊桓之不背盟不可能也秦之無道於盟何有貸怨取禍必矣使能中秦王遂能弱秦乎聲罪報怨師乃有名旦夕易水耳而謂秦之國

無兵乎鞠得所云西約南連北聯者誠善然天下雖定於一方假秦以驅除天所命也惡能遏之況又不能須臾乎燕用之愚不足與議所鞠武田光荊卿皆非恒人何其慮之不遠也其後博浪之椎震動天下陳項因之而趣秦之亡端在此一擊此與僥倖發憤匹夫之勇者殊科矣

指佞之草觸邪之羊好事者志之以為奇知言者不信也知人之哲惟帝難之明目達聰詢事考言若此其兢兢也乃曰何畏乎巧言令色誠患之矣使有是草則唐虞君臣無事相儆一草可以正百官何急務

親賢哉皐陶之爲理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刑錯而不用寧有借濫而假一羊乎吾聞犬吠堯矣羊之智將無異於犬寧避豪賢殆偶觸者有罪遂傳之耳項南刑部有隸素害人鹿觸之腸出而斃人以鹿爲有知也是則羊之類也嗟夫世之下也喜佞而惡直曾不若草也黨邪而害正曾不若羊也好事者是以志之蓋曰安得此草此羊以式在位者云爾

條侯至洛陽見劇孟遂不憂吳非以劇孟足爲重輕也蓋俠少輩易與爲亂者也洛陽天下樞而其民猶未思亂是未有土崩之勢響應之機故知其無能爲

王子長好奇喜俠遂云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過矣秦用尉繚之計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其後漢亦以其計間楚及淮南謀漢所憚不可下者獨汲黯耳近宸濠爲逆朝中頗入其賄新逮下南昌焚其書以安反側不則株累衆矣錢之有神非虛語哉

朱愽爲丞相趙玄御史大夫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後不善終班史書之以爲異余里鮑尚書登第報至其祖墓中有聲如牛時以爲祥祥異無定微天道遠人道邇君子居易以俟之耳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賊其君者也故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而朱慱罷去議曹不愛文學儒吏乃曰吾無奈所言道何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則是齊人所云是惡足與言仁義者其歷位久而坐不敬曉矣雖然世之談仁義而居汚下者習不若慱薦倚任職徒以堯舜欺謾耳是又不敬之大者也

黃霸薛宣爲政功效卓爾至以爲未嘗有及爲相皆不稱賢夫惟君子不器器固有極哉書之稱一个臣者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耳孟子喜樂正子爲

政者惟其好善而強與知慮聞識不與焉霸在位無所汲引側陋而附帷幄舊恩貴重之臣為明主見讓懟不能對是其所好者非善也而何以優於天下宣則煩碎無大體而率先百僚者無聞焉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十八年遷大理少卿不以為左前輩以居官不能盡職為歎未嘗累日計資而競進也今也不然

劉道原自攻二十失不可不省第其云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余有疑焉夫有所譽者必有所試有所試則直道之行也毀則必不可矣而何論人之忤已否

耶人雖忤巳若罔聞知以直報怨君子之道也
漢壽地名亭侯爵也以用修之博古而有壽亭侯廟
蒼山傍之句豈偶忘之或隨筆未潤耶
雋不疑收縛詐衞太子者是也太子之死甚明武帝
巳察其究築思子之臺使其不死固宜自歸何以匿
爲此其爲詐不疑乃縱之使又惑數萬人觀聽哉不
疑是舉可謂敏而斷矣乃謂衞輒距父春秋是之則
大謬春秋未嘗是衞輒也子貢知之矣夫子爲衞君
乎當時蓋或疑之而漢儒猶傳其謬也經以明道漢
儒未知道何以明經設或曰不疑明知其詐也而疑

者未暇與議第藉經術以取重於朝廷朝廷鮮明經術大將軍固不學謂經固云爾爾不然而太子非詐也廷尉可引經術驗治乎哉夫不疑既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而未聞有以寵異之久之乃以病免耳豈非以辟霍氏婚故歟不疑何如人寧肯與范明友輩相隨滅族耶漢治王霸之間霸猶假之假之未能何云霸

萬曆乙酉余秋冢撫治鄖陽舟過小孤風浪大作舟人曰小孤之神怒其祭而濟也縣吏請命余曰山川之神非境內者非所及也余不敢瀆且吏未始以祀

典請也而以風浪請而謂江之神以風浪要余耶何誣也誣神者神寧佑之非吾所知也頃之舟平如席余倚檻視之則風浪如故乃沙擁故也余安枕而寢厥明風靜江澄如練矣夫江神則信有靈哉

[illegible]延壽閉閤思過而郡治嚴翊亦閉閤思過而郡亂一明一昏故事同而功異也為政者當隨其時因其人[illegible]固者必失其機若皆可舞干而格則四凶之殛過矣皆可彈琴而化則兩觀之誅苛矣天地之化春生秋殺皆所以養物也故大德曰生聖人之治仁義並用皆所以愛人也故曰得天下以仁

黄霸爲潁川力行教化務成就全安長吏然外寛內
明所遣行屬毫釐不敢隱夫如是故可全安之也及
嚴翊爲之請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
言而郡中亂以柔弱徵據地爲潁川士哭不明而寛
未有不廢者也蓋有明而後爲寛者有項者其守其有
蕪明察吏不能欺郡人戴之然慕霸之全安長吏邑
令及丞尉縱恣違法矣有閒也而以遷去矣使其稍
振手救或遺反噬世道使然故智者袖手耳夫明矣
而後爲寛可謂善寛未可謂良吏也志士仁人知霸
達有定分寧已遭噬不忍民受殃安可誘邑之亂非

郡之亂耶子貢問鄉人皆好之子曰未可也居鄉猶未可况爲政乎君子貴救時豈曰隨時中立而不倚者鮮矣夫

歙墨自李廷珪有名而子超尤精南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時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夫南唐亂世官虐取於下猶得以不精應之今郡縣一票或不止數百挺下至巡尉亦能取之以箠楚箠楚之下何求不得雖有不精已拊膺吞聲矣

漢世毋以微罪論大臣或單指一事雖有羅織文致

然近實不敢厚誣也如張敞奏黃霸第[illegible]以鶡雀爲奇恭儀上似非大過然其論無使吏挾詐奸譽誠得體霸懷慙矣今之彈章乃如民間訟師之語求勝而已及奉旨行勘往往高下其手有無無有公爲欺謾乃諉之風聞謂宜無罪故賢者受枉汙吏得苛蘭艾罔分安所徵勸滔滔之流未知其所極也

黃霸薦史高有迎附之嫌其不稱明王意宜矣然宰相薦人惟其才耳高爲太尉不可何竟爲大司馬耶宣帝之責宰相者意何猜辭何厲也爲相不稱職罷免冠謝罪不能去五歲而甍於位不可謂有恥矣本

學律令爲吏其受尚書獄中都俞吁咈之風雖不可希毋亦面從已乎夫士苟有患得失之心不可爲臣何以爲大臣哉

今之逢衣者何其孜孜依髡者哉其強者建藩以告以地上獨尊矣知其不可誣也則曰三教一道也然君子弗受也則又曰彼同於欲人爲善也夫鄉愿非人皆以爲善者乎而何以曰德之賊也則又曰吾道廣矣大矣何所不容必非之是自小也日變其說不能勝則強附而入焉此之謂失其本心者也

張子房論關中云北有胡苑之利用修引陰山單于

苑囿爲附夫單于之苑未可爲漢利也史記貨殖傳爲氏倮畜牧以谷量馬牛隴西北地北有戎翟之畜爲天下饒其地秦所御胡者也故曰胡苑秦惟御胡燕蜀故益強巴蜀胡苑所不必註者也

彭祖氏有國者八百猶周之卜年也而妄傳爲一人至謂御女而敗尤妄養生者如嬰兒之未孩焉用女乃其以杖晚唾遠爲恨則可以示訓唾不宜遠人知之杖之不宜晚人未知也古者年至而杖豈必不勝於步哉蓋其慎也杖則徐徐于千非特扶危所以養

氣舍枝而步者其於杜機遠矣余逾耋而未枝志此以儆

丁令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語本簡劲修文御覽增三字云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未勝也用修以爲文義始明殆未然

玄牝今丹家多觧作二義余嘗明其謬朱子云玄牝者至妙之牝近薛君采集解亦以玄爲賛語固先得之矣彼丹家鮮通文義固不足怪而妄分作用則謬人爲甚所謂岐之中有岐是以亡羊也

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非其實也帝之儉德至矣史

□而述之奚以草微乎且隙郤則上下有章必其稱無容冕而草緜帝必不為也且不俯拾漢論也　草稱曰不借言不必借人有之也

文人無行抑之也非盡然也文不在茲其無行乎而無行者顧自安曰文人固然何其不自好也夫惟文人不可以無行也恆人而無行也誰指之文人則過乎人矣言之文行之必遠其文不朽其行益彰與其行之穢而彰孰與文之泯而無聞也故木訥近仁巧言鮮仁有德者必有言擇術者何可不愼哉

用修謂杜騷子鶯歌高鳳聚螢為偏枯殊不然杜証

以假對爲工耳半勝熊耳九坂雙峰恐驥子知之桂集中豈少此等語耶

先主始有蜀而釀禁甚嚴其餘民之規摹見矣漢制三人無故羣飲有罪惟賜酺耳令律有酗酒之條而飲鮮不酗一飲之費可十日飽奈何勿禁余自有識見閭閻日貧而酒肆日多惰遊惡少可無飯不可無酒難於止酒易於爲盜矣爲政者酒誥可不讀哉

自昔天下之亂未有不由於吏之貪者吏貪則民窮窮則思亂吏貪則民怨怨則思亂吏貪則政弛弛則民易爲亂故吏貪而上弗懲未有不亂者也夫吏之

貪而監司若不聞則上何由知而懲之蓋有要焉上
賤貨而貴德則大臣廉大臣廉則小臣厲矣故曰猶
風之於草也猶運之於掌也

君山仙人酒得飲不死并州仙人樹饑即食之飽不
得持去此皆好事者志之耳人可仙耳酒與樹幻而
能存耶山中有仙人茶者隨在有之咀之可以止渴
使好事者飾之亦樹與酒之類矣

張融海賦史載之而用修惜其不傳偶忘之耶然未
能勝玄虛余別有論

韓文公之於大顛其與孟尚書書詳矣余以爲辯之

者阿好之私議之者責備之過也如公之所立其孟荀之間乎用修以緐陽非至公之心何其文致而元美遂以綱目死莽大夫不欲使與於道若謂與子雲爭名於數千年者夫莽大夫何爲乎其論益不情矣且自古聖賢以道相傳者更僕乃可數乃不近爭之於濂洛而顧遠爭之於楊與韓耶近時壯地論文海內宗之而有微吾竟長夜之句將無以此意盡疑先儒也然壯地之門益有抑韓以爲傲者矣余嘗有絶句纔見王楊哂未休又言大樹撼蚍蜉昌黎何得輕相視壯地于今邊敢不指序于鱗集語也

朱子語録出於門人私抄非盡升堂者又或非傳之眞者卽曾子親聞於夫子者有子猶以為非況其下者乎今不以意逆志考其訛也而適之何其薄也乃若訓詁文義間有不粹者或仍舊疏未經重思耳擇善闕疑朱子所許將曰助我何傷焉

藥欄右丞工部皆謂花藥之欄用修以為不通以令花欄票為證余意花欄票之義正以欄之刻畫文飾加花字耳王杜非誤也

漢郊祀志祭郊時宗廟用僞飾女妓此何禮也郊廟禮之大者禮如是豈叔孫子所議乎宜魯兩生之不

至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是以有七七之說蓋為之說者也生死者氣之聚散不散不死禮之有復也孝子之情也致其情而止矣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宜其有僕射也子美寄命於人而妄輕其父其免孝矣或曰登牀之語掛綴之事皆誣也觀其詩則始終全矣其然歟

堯湯之水旱值其運乎所以輔相而警惕者至矣至則天人定矣禹將受位迅風靡木則妄語也何以明其妄禹避舜之子不得已而踐天子之位使天變既

章寧遠人不違天禹必堅守前志不然何以曰教上
功臣乎何以曰鬼神其依乎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故有士相見禮而無庶
人禮夫田野之間非無禮也樸而無文何有於郁郁
乎禮失而求諸野言文之弊也不如其野也是庶人
之禮也乃所以明人倫者上下同之寧遺庶人哉
相貝經堯懸貝轂於烏官貝轂以貝飾轂也此野人
之語也轂而貝之甚於象箸唐虞時寧有是哉
華陽國志有元馬河與冢與祠元馬千里馬死而有
神今江洲多祠馬神蓋本此也

宓子爲單父所師所友皆君子也故彈琴而治推是道也優於天下奚有一邑乎及嚴翊爲潁川謂椽吏爲師友而郡中亂以柔弱徵夫無知人之鑒者無以任人齊宣曰吾何以知其不才孟子教以如不得已而取之國人至明切矣雖然有鄉人皆好而孔子以爲未可者苟不能持其衡而求不失其平未之有也其惟正其本乎故曰大人格其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心正矣苟有未明帝且賚之鬼神將通之人其舍諸

冐頓以鳴鏑射愛妾因以弒父其凶忍若此而取閼

氏之言以出漢帝帝之與項羽皆英雄也死而不忘於虞戚二姬何憊也三代之亡皆女禍何惑哉

楊用修辯微子面縛事是也而謂抱祭器入周無之則未然紂之惡去不踰國安能免使可免也箕子以之矣何必佯狂哉不忍滅先世之祀故抱祭器而去焉如用修之云則封於宋亦將棄之乎封於宋以存祀也存祀故抱祭器而去奚疑哉箕子亦封朝鮮矣仁者合天理而無私故殷有三仁微孔子闡之則殷一仁而已矣嗟夫非文武則微箕焉得仁此非可與後世事異姓者同語也

五代史以爲勝於史記固妄而用修謂更不足爲司馬家奴誣之爲欺天罔人何甚也抑亦三國志之亞乎錢氏之重斂五代史志之而弘佐復境內稅三年通鑑記之前後不相掩也惟其蓄積十年故可寬其民耳用修乃謂挾私怨爲褒貶何異魏收輩毋乃害於指摘耶

冊書以冊書也左傳著於冊書謂以冊書其罪魏律緣坐沒配爲工樂雜户者用赤紙爲籍漢書赫音閱蹏猶地也書染紙素令赤而書之此可知其解矣遂以紙爲赫蹏殊誤於赫義何取哉

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夫周旋中禮吉人辭寡何謂賤乎惟其淵德之不務而矜持於容貌辭氣之末為君子優斯鄙之耳曾子嘗責子夏使西河之人疑於夫子是其夫子貌也又曰堂堂乎張是其舜禹貌也蓋即荀子之意也然曾子乃朋友切偲之道而荀子則室中詬語之態其所養可知矣

蘇長公論荀子之為李斯表過也用修以為過過矣

列子稱逆旅之妾惡者貴而美者賤今市里中多有之情之所辟心與目且不為用耳夫色之美惡至易

辯也若夫行之賢不肖則不易知君之任人士之取
友其倒錯也奚惑哉

萬曆癸巳丁酉間棗栗有變爲槐者有變似栢若江
南凡數處

治胃癰者剖腹出胃無論華佗今有之矣列子述扁
鵲治二人疾探心而易之至各有其妻子妻子亦識
則大謬夫心縱可換耳形未變也胡二室之弗識而
爲所有哉其言所不可道已列子之書非一手純駁
半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援琴

而鼓之當此時胡不叩徵弦以激蕤賓使陽光熾烈乎諸子之書可資談笑而非實理類若此

何仲默詩歸薦坩堂親用修譏謂士無田則薦薦祭也非所宜用夫用修過言矣列子有獻工人偃師穆王薦之薦進也又揚朱篇薦以粱肉蘭橘不必謂祭仲默又有句繡服意相親而坩地之門指以為訛然繡服唐人亦用之矣

世稱魏無知之進陳平與平之不忘德也夫平也非無知知之則一亡將耳然無知他無所建乃附平而名不朽其得報固相當矣大學論治平則深惡嫉賢

者不與同中國有以也夫

堯舜之以天下讓而猶有以爲僞者百家可不辟哉

列子中有似吕覽文者有似晉以後文者葢贋入也

晉晏之言生死穆朝之爲眞人端木之過其祖三皇五帝非聖而西方有聖者楊朱言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非列子之文也

狐父之人之壺飡也正萬章所謂禦禁者也而列子曰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矣夫列子之析義未精矣

周之粟尚恥食之邪無道不食其穀志士之操也亟

盜之食爲可食乎列子嘗餓於鄭圃矣而不受鄭子陽之粟鄭君則所謂今之諸侯者也君之粟則不受盜之壺漿則謂可食是悖也然則爰旌目之事非列子之書也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鄭圃即後簡鄭之圃澤耳而以居鄭句以圃爲所治之業亦求巧而拙矣不知讀古文何以註古書也

史記李廣傳廣之死由大將軍也大將軍方有寵弟言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哀廣之死而死廣者不服而章矣　廣之不侯禍在殺已降亦知恨

之矣霸陵尉呵止夜行何罪法固當也無所犯而斬之此不惟不宜封在律坐故殺條矣其自刎豈枉哉漢法太守可專殺故能與匈奴戰今之為守者乃以尉為藏務安全之得覓大名陟大僚耳緩急安能使民地方遇有警小則為設兵憲大則設巡撫設總兵而守僅一簿書吏耶天下久安欲折姦宄之萌則守之權不可不重也

韓御史謂武安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猶知謝罪近日攻擊章奏大如訟師語矣何以示天下挽浮薄之習

四豪惟魏公子賢耳即其停車爲抱關者步從傳徒賣漿者游皆天下士也其責公子趙駕歸魏非儒者不能登戰國策士之流哉孟嘗輩斯下矣

邑中吳定州蒙陽罷官遠遊單行無侶九十而不衰人以爲得道每出或十餘年不歸子孫不能測也一日爲張督府鍊藥藥成試服洞泄不救年九十三四矣使非客張許則以爲不知所終而傳會者傳之列仙中矣

董仲舒與公孫弘書願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始何之勸漢王入蜀固謂餋其民以致賢人而終以求賢

相漢其爲一代宗臣宜在是矣而史不能發可謂識其大者乎然其時未聞有大賢在朝而稱儒宗者乃叔孫通耳世寧無賢殆求之非其道耶其所習刀筆固不足以知賢者耶

袁術呂布結婚策使絕好者史以爲沛相陳珪而邯鄲淳爲陳元方碑載之甚明碑出當時以三君碩望不必攘小善以爲名直當以碑爲確耳碑文非謂可信吾以其人信之公雖懸鄉而將人耳目寧可掩也珪爲沛相元方寓沛蓋謀之者元方行之者相歟陳元方著陳子三十餘萬言惜今無傳無乃以言不

務華不為世所好耶其曰事不虛設必非無稽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自昔病之揚子雲是以深湛其思耶若曰壯夫不為篆刻而太玄法言之辭何以稱艱也

自昔文人作碑必述其先如陳曹鄭衛以國為氏斯可紀也若樊之出仲山甫張之出張老姓則同耳寧無他兄弟族類而何以知為其後耶秉筆者於此闕之可也

蔡中郎九惟文天之生我星宿值貧益令祿命之說也其來久矣今舉世推乎平五星則信以為有定分

何不忮不求之鮮能也孔子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曰有命而纖毫之利害至犯不避而趨避焉則何以哉

孫叔敖破玉玦不以寶遺子孫而令其子優孟曾許千金貸吾余頗疑之君子以不貪為寶胡玦之寶非惟孫叔也顧玦之來也奚自其不義也奚宜至吾側而破之為也如其義也君子比德焉斯佩之矣奚破焉原思為宰辭九百之粟孔子止之以為與鄰里鄉黨也祿萬鍾而貧其子何也相君吐哺以交國士且弗暇奚暇與優善已貧其子以為名弗託於友而覬

千金於優孫叔必有爲也夫賢者所爲非衆人所識而虛設其事以爲孫叔譬不知適以誣之耳乃若爲吏之可爲不可爲長民者宜識之優也知言哉豈亦東方生之流乎

嘗疑孔子作春秋胡不使游夏傳之也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有深義焉故曰吾志在春秋非游夏所能贊也其言微而顯又非可以露布示人也在人賢者識其大以意逆志恊諸理而已矣左氏之失誣非孔子之志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文莫吾猶人游夏列文學之科豈辭不能工而所著於論語者則達焉

耳安所見奇與葩也左氏葢文人也非升洙泗之堂者也且孔子之志孰從而得之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春秋者聖人之權存焉後世有可與權者斯知春秋矣權者純乎理者也純乎理者經也故經權非二物也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奴者封於朝鮮去者封於宋其與死者異趣矣孔子曰殷有三仁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道不同矣孟子曰其仁一也孔子與管仲之功曰如其仁而小其器南巢之放牧野之誓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於衛必也正名佛肸公山氏之召欲往見南子皆所謂權也故曰子所不

者天厭之權者純乎天也純乎天者純乎理也此之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分之合之左之右之無不宜之故曰經綸

萬曆乙未有言天竺僧者言者非妄言其僧亦似非妄者也云去其國遊東土九年矣今將返途中惟流沙河難度有木橋若筏隨沙高下國有五每國之廣大約視東土三省計五國則視東土之輿地等矣風物與東土相類其人稍不如東土秀而稍淳彼中之慕東土亦猶此中之願生西方也自古惟唐三藏至其國國今猶祀之其國不易主從來惟更一姓耳乃

其婚也此則東土所不若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夫　老子若至流沙必以中華之教教之道德經是巳何至至今書不同文言語不通乎蓋其中自有出類之傑自爲聲教非老子也不然彼知祀唐三藏乃不知有老子乎　中華帝王之教尚矣德既下衰日趨於文而不可返老子之所厭也使果不死則教行流沙必世後仁殆其優爲哉然出關之時年巳老矣其言曰死而不亡者壽非不死也苟不能不死奈何既老而就死於流沙哉故知老子必不之流沙也大史公與其裔孫同朝傳蓋録實矣

後世李誕道士誣老子以欺愚人君子所不道也莊子明言老聃死

方言諺語入唐人詩今奉之若經典乃六經字輒譏頭巾不亦乖事

李杜交誼之厚杜集中可見李則寥寥蓋偶逸耳爲問緣何太瘦生摠爲從前作詩苦乃譏誚非薄也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自道固云爾其寄裴迪知君苦思緣詩瘦所謂同病相憐以詩瘦豈凡流哉近世好相欺謾以薄爲厚耳乃妄以窺高人之度遂有李杜相輕重之論陋矣

生民以來至於唐虞三四萬歲治道始備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蓋其盛也自周之衰至於近代僅二千餘歲耳而風俗之弊已極何治之難而亂之易耶我朝自　聖祖開基力鎮之以樸洪武至於弘治士重節義閭閻有恥庶幾近古矣嘉靖初年淳風未盡泯也隆萬以來日趨於薄無論視成弘時若太古即求如嘉靖初年不可得已吾輩不思爲之砥柱而忍助其瀾如之何

周燕爲洪曹掾平內罪不當死太守劉虔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彼虔怒竟殺之死者有家人稱寃燕引

罪慷慨絶命君子曰燕之死宜矣自經溝瀆以爲諒者也不足述也囚不當死則執之執之而不從則去之不去則獄猶成於其手也奚辭焉太守殺一囚不當得上書訴有抵者漢之治近古矣今之死於箠楚之下者何可勝數奚獨太守能殺人哉

論文者曰文猶日也古今無二日也而今日非昨日則常新矣故意同則辭異辭同則意異是以謝朝華而啓夕秀也如詠妓詩用周郎事一曰懸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一曰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一曰周郎不相顧今日管絃詞一事也而新意各出擬議以

成變化文之用也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五日歙西上臨河江媼家豕生人有齒頭面皆人也人乎而豕足十餘日不死遠近皆往視之村人恐累不肯報官推此則牛生麟以爲與龍交者不然也豕可人牛不可麟耶

女人國核桃長二尺木蘭皮國麥粒長三寸瓜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橼重廿餘斤博物志晉武庫中桃核盞此類也若云西王母所貽漢武者子長好奇寧能不載之耶

宋王東巡歌辭旨勤王相文之之舉雖宋王非其人而

太白固出於迫脅也可誅也獨中一首以祖龍嘗武
大皇爲比則大謬其辭殊陋與前後不類必非太白
之作豈當時欲殺之者爲此以成獄耶
濾水羅僧家戒律欲全水蟲之命故濾而後飲此不
獨全蟲蟲或有毒亦養生之要耳山谷中尤宜慎之
杜偪側行東家蹇驢許借我又白頭拾遺徒步歸其
時朝士之貧雖以亂後用儉亦由官常尚質也我
朝令甲御史巡按許乘驢耳今其從役有乘驢者乎
正嘉之際進士觀政猶數人共一馬是以多廉吏也
其氏子少年登第爲江郡司理數月有毋憂憂未逾

年越千里而至吾郡至吾郡者名以山水來也而某氏子直以債來衆職議之其知之者曰彼非得已也凡成進士者皆空囊孤旅耳一切顯貴人交際無敢差等焉無不借貸者某氏子司理於江郡也江右賈人貸之二百金名曰貸之實與之也名曰與之將倍取之也不意其數月而去郡也則踵門而索曰此轉貸者某氏子迫矣同年新除吾郡司理郡之富人當能償焉是以來耳嗟乎以郡司理取諸郡人奚翅二百金什倍之可耳上贖下離斯世安得久治奈何孟子仕不受祿非其道一簞食不以受於人也而戴

彼貧富自云有財可以為悅此必有得之以其意者夫以可長處樂也推此則王陽之不偷未必能造黃金世人妄傳耳

告子言生之謂性則人與犬牛無以異乎彼雖冥然悍然不能答也而今之高談者乃曰孟子所以契告子也蓋深與之而惜其不能承也蓋佛法平等生之性無以異也故道在果蓏蝝蚑有佛性無論犬牛矣噫彼何人斯人而禽矣不亦罔而生乎吾不意孟氏之後洛閩諸儒闡明之大光矣而邪說橫議乃大作於今也

進士觀政無所觀也而交際之費日繁鮮不稱貸昔議債帥今債官矣先　朝賜告歸省亦體群臣之一端歟今執政者持弗許何也或謂新郎君得意錦遊非有師保臨之易取尤累故分派各衙門閑其身心廣其聞見所以養其才而用之豈盧拘哉誠使羔羊素絲之風不替復加弘正以前士雖釋褐猶計偕時耳則何侈費之有他日罔慾於官儀此基之也噫此庸言也其亦加之意而已矣

江寧毘盧寺本薦福寺也毘盧之號非雅好奇者以舌根蓮花藐尚之耳宜正之余嘗語姜宗伯宗伯以

爲然未暇也天地絪縕化生無所不有惡能宪其由陸地蓮花往往見之未足異也其最異者里中孫氏祠堂上產芝數本燁燁可玩其堂築土甚堅磚墁甚厚非日月所照雨露所被也人皆以爲祥竟無徵焉以此芝推之則蓮也亦何與於法華其根自舌未必信也

子路以行三軍自許孔子弗與也求也退志於足民耳未嘗言兵及與齊戰而克則曰軍旅之事學之孔子孔子嘗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又曰我戰則克而記者曰子之所愼戰夫惟愼故克豈以行行無懼其

死者哉嘉靖戊午詔大臣舉所知知兵者宗伯孫文恪公訪焉對曰不知也公曰黃郎何如對曰不知也君以所知則江郎乎公曰江郎吾知之君子也然未言兵也對曰以其未言兵也竊聞之兵不易言也呼吸成敗非可言者也今易言之是以不敢知也公卒舉黃郎詮部用之數月而敗公嘆曰吾毋聞定之言未嘗無徵也

子美客蜀方踰艾耳熟食日示兒令節成吾老他年見汝心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適來適去何其不能忘也賈生賦鵩則少年耳靖節達生者也乃謂其

抱懷抱不亦過乎夭壽不貳修身俟之君子所以立命又何必曰彭夭而殤壽也此非達生者之言也悅生者之言也畏犧忌鵩班氏其知言哉賈生卑天子美不及者蓋兆之矣

莊子羿工於中微而拙於使人無已譽不譏孟子安知其語之工凡讀古文皆宜以意逆之杜子美訓以後詩惟黃太史深契其趣耳

詩須用易見事子美雖破萬卷未嘗有僻語也間有稍僻事輒爲後人妄解解者以其爲杜詩耳若不云杜作必不能稱佳是以解人不易索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聖人之論詩所以論文也故文欲其可觀也可興也可羣也可怨也而本之以倫傳之以多識斯文也今也組織以爲麗吊詭以爲奇其袤虛其刺謬雖多識奚焉用之

王右軍與謝太傅嘗爲天下惜蘭亭序以莊生語虛誕不與晉士同流者也謂世奉五斗米道殆不然非右軍之爲也

蘭亭敘昭明不選殆非以天朗氣清四字夫當食不嘆以哀樂有時方之觴一詠極耳目之娛而談彭殤近於不倫矣其文直寫所懷而不事藻飾故爲佳也

自昔君從臣者其國必昌臣從君者其國必危雖然無若宋之君也王安石之得君君從之矣而釀亂焉而蔡而秦而賈愈趨愈下國以亡矣故知人爲難從諫則聖

武王親救暍蓋禹稷由己饑溺之思也而唐宣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寧知道上有暍者乎薰風殿閣亦何能繹殆以爲佳句云爾嘗見繡衣使者伏月行部邑簿戎衣夾乘而趨欲死亦聞有病而竟死者噫何以責難於九重乎

獄墨著名頗爲累索者既繁市者亦賡于肅愍公詩

手帕蘇菰所以爲殃也稗家云司馬温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爲言公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今之索墨者倘亦司馬公之意耶余嘗疑之墨蓄可耳何至數百斤必傳者誤也近日市墨者飾以錦囊自云以金珠搗入其品乃佳每斤高價或數兩以上此猶淄澠之水惟易牙辨其味衆濟交流地中惟神人覩其竅耳金珠有無於墨倍蓰孰能察之墨數百斤以今市者之價計之不翅千金矣此以知公必不多蓄又以知古人之墨必不若今之欺世以射利也歙墨舊稱極精者亦不逾兩今之價倍

若未能過也積書貽子孫未必能讀而數百斤墨使子孫知所爲司馬公必不爲也

余覽陽明先生客座祝語則深有懼焉是時先生盛矣而入室門人可託訓子弟者不鮮而客座忌有凶人先生猶有是祝乎誠畏之矣孔子之忌鄉原過我門不願入我室夫鄉原者一鄉皆稱善人乃先生所謂凶人也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夫與損者友德不修學不講博奕佚遊孽且作矣非凶而何聖人猶憂之先生是以祝也夫先生所愛子弟宜能自愛入室門人宜可師友而猶畏凶人之不可遠余安能

不懼荀子曰非我而是者吾之師也是我而非者吾之賊也賊非凶乎知其爲賊可無視矣

余始覽張子部茶乳之頌則嘆曰張子達儒也胡以易見者而易惑也蓋依佛之過而不逆僧之詐也不惟張子乃蘇子亦嘗有是惑矣麻姑擲米爲丹砂不亦駭而可信乎王方平固以年少獲猶語之而儒之達者乃不察耶心不得其正則視且不見聽且不聞惡性而不惑孟氏之欲正人心有以夫

千一錄卷之二十二

新安方弘靜著

客談十

孫文恪公南宗伯時朱子价爲主客郎公雅重之嘗語余曰知子价乎對曰相好也公曰相規友道也以彼清才胡不升建安堂入開元室而沾沾晩趣乎余輒達公意乃謝曰公愛我甚惜聞之晩耳所作益多俚漫人謂其才盡非然也由辟於自是也子价序升菴集謂漢以來一人其所好爾爾

山童洗硯池中魚呑之有死者蓋桐烟也詩人佳句

乃殃魚哉

史之弊久矣孟子是以不盡信書信書不如無書蓋慨之也君子可大受不可小知以其大者知其小者誣善之辭千載可覺焉是以貴知言也俗之漓也文之無根而蔓未有甚於今者也操觚之士苟以諛墓中人徒自穢而不足以行遠無責耳矣乃其以作者自命文辭為世所尚大好而不憖高下覩朋美醜以好惡乃語其徒百年之後誰辯之者受誣之家或至鳴諸訟牒然其集行矣使其傳也則是非黑白將何所定術卒其辭不近情諛言滿紙智者能辯之耳

太白詩中好言仙非能仙也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眞乃眞語

李文達當國吾郡程宗伯其受婿也才名冠天下久矣掄魁無忝乃庭試第二人羅明仲對策預若有神啓之程不若其詳也宗伯集中所推重明仲者甚至文達得君有奪情之議明仲論之前輩風流三事皆可師也楊用修才子足爲科名重而魁元不足以重用修也江陵則爲秦氏而不恥汙矣夫

漢之由陳倉取三秦乃趙衍之策封爲須昌侯遂家東平東平志此史所未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子路之佞也孔子惡之而明道嘗舉其言何也君子無時不學非止讀書徒以讀書爲學非可與共學者也乃未能學而曰從政亦學也不必讀書則悖矣

横渠言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此語微有累所謂功者應事接物也即此是學所不宜忘者何

先儒謂作文害道殆以雕蟲篆刻如楊子所謂壯夫不爲者耳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典謨雅頌所以載道豈害耶然則文非害道作無益之文乃畔道耳有德之言成章而達不俟苦心以求工也

略文法而專責任明道此言深達治體矣如欲天下平治不能大有更張須黙存轉幹其惟慎擇廵撫而久任之乎守令不宜於民責諸廵撫廵撫不得不責諸道道不得不責諸郡郡不得不詢諸民民之論則公矣民之論廵撫胡不可詢也廵撫能詢諸民而道與郡敢不屬乎民何以詢屛左右霽辭色未有不盡其情者也　久任廵撫而慎擇其人得封建之意無藩鎮之害守令恤民隱使各安其生民安其生可稱小康矣井田之不復姑未用致慨可也獄能求其情勿以賄成勿作好惡肉刑之尔不用未害於治也爲治

者正其本而已矣

伊川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洛固大都會也而不用浮圖者惟一二家異端之溺人亦久矣吾郡風習頗淳里巷治喪用家禮者十五萬曆以來漸尚異教乃由一顯者倡之孝從之者猶少鄉大夫士庶之表奈何不力距之而恐爲之嚆矢耶

陶詩開歲倏五日日訛爲十或遂以靖節壽七十六覲傳所載多十三年矣此十三年亦俄頃耳於陶何修短耶其立德立言則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

朱子語録其門人非盡得其門者或傳其溢言而無愬予之益其評孔明元亮必非定論也

陶元亮與子疏年過五十承死生有命東西游走承少而窮苦文意自明或乃欲改五爲三誤矣

五柳先生傳非爲令作也白氏六帖令門五柳與彭澤五株柳河陽一縣花信誤矣若陶令門前胥接䍠亞夫營裏拂旌旗自因詠柳而稱陶令則譏之者過也余自浙歸營素園有門外適令栽五柳之句里中一能詩者以爲疑月公開府也而用令事似非宜余爲解之如此

孟嘉既應辟而從事矣下郡還風俗得失自所宜知郡將亦宜問乃曰當問從吏以是爲盛德耶莫出外便步歸殆有所不合也而旬餘日更爲勸學從事以應尚德之舉夫前後一從事也所勸者何學而下郡察問風俗者非學耶于時士人所標尚如此安得不亂

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而解者亦復有說周益公乃以訛者爲是是非之易淆如此類多矣

陶元亮自祭文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必實録也琴絃偶斷室值屢空無能續焉酒適撫弄乃曰但識琴中

趣何勞絃上聲安貧樂天之辭也而傳者遂謂不解
音律蓄無絃琴耳若果不解音律琴既無絃何云和
以七絃元亮豈肯自誣也乎又其文云壽涉百齡從
老得終似非纔息絕筆蓋擬作者元亮卒時六十三
未可云涉百齡也丁卯無射之句或好事修飾之耳
元亮與子疏云年過五十恐大分有限又云汝其慎
哉吾復何言其辭若將訣者然十餘年乃卒非其年
歲不同則亦以爲臨絕之語矣

萬曆丙戌偶閱陰陽家出行吉日辛丑壬寅丁卯戊
辰甲午巳酉丁未甲子己卯甲寅而大統曆俱不宜

出行又言出行春忌卯辰夏忌午未而正月三月乙卯日六月辛未日俱宜出行諸凡此吉彼凶之類多矣縱使其說可信將孰從之耶

自嚴氏言詩非關理而近之日詞人遂謂放言可以名世一言之雌黃可以倒置百世之得失於是穢史繁而實錄鮮矣退之所謂人誅鬼責意在斯歟莊生因是以堯跖之各是非蓋兩非之也

子貢在孔門聞一貫之訓昔人以為賢於仲尼非諸弟子所望也孔子與其言不如回而戒其不受命所以退而進之泥者不達端末氏遂受誣於後世陶元亮

弟子贊云回也早夭賜獨長年夫自夫人之爲慟而一貫之傳獨參與賜耳顏子既夭賜復不永則聖道不益孤哉

元亮勸農而讃田園不屬似非稼穡本義且以舜禹之耕稼伊尹之於有莘皆不學者耶契爲司徒后稷播殖豈不相爲謀者耶若勸農則耕勸學則讀是以士爲士農爲農也方志乎學而講學務遲也鄙矣若穡事方殷而曰下帷不且臧獲之亡羊者乎

湯武之征伐也不私一己之名而以安天下聖人之無我也

王摩詰作能禪師碑稱其變彎弓跳殳之風畋漁悉罷蠱酖知非果然是佛教可以助王化胡弗取爲寃之則前所云從古至今未嘗革面王之碑虛爲佞耳惟當久任循良刑禮兼施庶幾可勝殘去殺惡用彼西夷之異言乎

唐人洗歸日本者頗似而文之國何今之狡而梗也海外固非聲教所漸殆由彼土無慕華之君耶夷狄獸也必創之乃可柔之此易之萃君子所以除戎器也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老子曰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孔子曰君子卑以自牧而佛言天下地上惟我獨尊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而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子思曰敦厚以崇禮而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孔子曰安土敦乎仁而佛指西方爲淨土孔子曰舜其大智孟子曰智者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而老子必曰去智孔子曰死生有命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而莊子曰莫壽於殤子而彭聃爲夭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而二氏五者去其四凡此吾道之與二氏同乎異乎

而儒之好異者又從而文之曰此皆其迹也援而入之推而附之惟以塗斯人之耳目而胥溺其說幾以天下惑矣先王之治曰行同倫故一道德同風俗而誣世惑民者不容於三代之世謂漢儒非醇猶有董子之對今何其紛紛也

徐子平名居易五代人耳而其說遂徧天下由覬福邀利之念營營於中也既知五行八字定於有生之初矣則何以不安分由義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而不為君子是以君子之難見也

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其時相去未遠殆有

徵也班史以司馬氏未言而闕之夫記事者以其有繫於世何言同祖乎是其家乘也班之識不及司馬哉

漢世自董仲舒言陰陽事應其儒者守師說多拘泥而不通魏翕翁焉相以天子四時所服為要務丙少卿不問殺人而問牛喘以為知大體大宰相所以調和陰陽者在德政德政之不修是問奚俟牛乎天子之德如四時之錯行者必有以也昔魯公問西益宅不祥孔子曰政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知宅之不與則知服之不與矣故夫拘泥陰陽漢儒之謬也

公孫弘沮汲黯董仲舒漢廷之臣未有賢於二人者而開東閣延賢何賢之延漢世稱之蓋曹丘生者耳張湯所巧排大臣夷滅者無數而班史謂其推賢揚善宜有後夫魯譖居史也以三公爲之摩足此賢者恥若弘與湯所謂植黨者也小人比而不周者也在易渙之四則群之宜渙者也奚取焉安世有所薦而恨其私謝蓋能懲父之慾可則也夫

漢世酷吏多能廉令有恆言曰酷以濟貪韓長孺名貪所薦引應士令以爲形已也而嫉之古者之疾今也亡信哉言也

古之言曰師臣者王三代以後無聞焉漢成之於張禹明之於桓榮能隆師矣榮徒以寵賜夸示而禹負國謀身竟以亡漢師乎師乎且禹非徒負國也弟子責師置酒相娛婦女相對鄙褻無行不足齒於士林者而可爲人師乎不可爲人師而可爲天子師乎君人者不可以不知人知人而師之王者也豈曰人師之也宋之亡乃有師相矣

漢儒言災異事應不以修德事天而以大臣應變惑守心丞相不知所爲乃至賜冊迫其自殺又秘之歸弔異數謂可以代己何其愚也亦異於宋景矣夫

災可塞天可欺耶無其理則相枉死有其事則天不神甚矣漢儒之謬也其誣葢左氏啓之矣郭璞移震於木葢欺茂弘耳日中命盡何以不移耶王徽之願代其弟巫不許云其壽亦盡不知獻之之子有肯求代者否耶死而可代則孝子慈孫亦應有其人矣

史記叙龍且事一云淮陰侯灌嬰擊破楚軍殺龍且一云漢將韓信與曹參攻殺龍且以子長之強記也其事非遠猶參差不一況稽古傳聞之語可盡得其實乎

陳餘以烏合數萬不敢敵秦知反彼已張耳怨之過

矣奈何使羼譯以五千人沒乎而曾不一自反是其器狹也

妄道士之誣誕也而淺陋可笑即日月及其中五帝夫人皆撰姓名此可以欺童子耶而好奇者述之曾童子之不若也釋道之言皆誣也釋之誣也誕道之誣也陋道言不死釋知不可以誣人也曰無生

秦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水德毋仁恩和義乃合於數是以速亡夫仁義治天下可去者乎老莊言去仁義流禍之烈若是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詐不信夫

屈原女兄曰須呂后之女弟亦名須其詈原與怒祿

也邪正不同而智識頗類矣然呂須知呂氏無處不能自裁乃受笞死之辱且呂氏縱不棄軍其能長守寶玉乎逆天者亡孰能爲之右袒也惡在其智

范蠡所在富殖雖其才智異人然居積棄取亦惡能神輸之驟耶蓋去越裝其輕寶去齊懷其重寶所云致數千萬固有其資耳而示人以殖也

古之言聖之清者伯夷至矣周之祿義不食也而順天應人普天率土無與同道者若將浼焉當其絕糧不止如在陳之病采薇而食之非以求死也不可以生可以死矣乃衆湖之樵夫聞登極之詔焚宮之變

投湖而死莫知其何許人吾不敢曰溝瀆之諒無亦可以無死乎如河西之傭蜀之補鍋匠者生可矣塞馬先生猶能童子師也淵田變化之詠有心哉人固有可以微言者其雖去之乃知微矣在昔興革之際殉義之士未有是時之盛者蓋天地變化用夏變夷之烈乃若斯乎

薛君采之高明也而何其佞佛也而誣程子程子之言佛固曰其害甚於楊墨學者當如淫聲美色遠之而謂與孔子並稱是何言也程子曰昔之害人也乘其愚昧今之害人也乘其高明則今之君子是已

呂后之王呂氏也漢惠無嗣而劉氏諸王皆庶也其所妬者也故其志惟有呂氏而已然其時大臣卒能安劉焉苟皆如王陵則天下事去矣甯武子之不可及者何哉若武氏則毋子天性必猶有未盡泯者狄梁公周旋其間吾無間然矣必如其姑不事女主潔矣易耳如太宗之業何今謂其仕爲汙功爲孝者迂也

王浚川薛西原之善交也文則相許道則不阿異乎世之面從而背違植黨以誣世者矣浚川論性不與孟子西原佞佛甚乃其蔽哉生理學大明之後不尊

所聞而矜獨見則斯世之通患也
王浚川何栢齋之論造化也一謂後世子雲必能知
我一謂以俟後聖不易不相謀矣而相友不失君子
哉然二家之論未盡能使人不疑也浚川謂天有定
體確然不移以漢郗萌之言爲至論余意萌殆誤讀
易大傳耳大傳確然隤然自論其易簡非言形體也
必曰有定體非徒積氣無乃重祀人之憂耶栢齋謂
師巫如州縣小吏亦能夭造化之權木主土偶比之
設位請客有至不至則似惑而不能遠其於孔子之
所謂智矣於是知聖人之所以不語也今市人以土

木偶相詆謂其無知也而栢齋信之耶
薛西原過信釋氏以輪迴為真言故嘲空同有地下定遭劉主笑之句隨筆偶爾古人有之刻集者不為刪定非愛西原者也且治第築園亦非風流罪過謂學富翁無乃過索回也之賢豈必陋巷耶余嘗過亳緬仰高標兩遊其園頗稱美麗君令卿雲輩抽毫賦之即水遶門竹遶軒李園中應所同也地下倘同修文李將以前詩問之矣　每嘆西原師王浚川而論難不相阿然相得如故非若今之君子黨比而不由衷也僧贊僧佛法與市道之交妄希出世不亦過乎

古之質也有牛馬氏而隋文乃惡其姓不知隋之非隨也夫姓以人重耳不修其德而惡其姓愚矣且隨固春秋列國也何爲惡之

韓退之以文集託其婿李漢李非知言者也上宰相書猶可言而號乞之辭何可不删誤其婦翁矣今之集文者務多而罔擇余嘗譬之教壽者以多爲勝乃下技也

今之守令有議其吏胥者赫然盛怒謂爲刁横其暴者致之死而後快以九重之崇高乃責難於君罰必自近此可望聽納乎故曰大人者已正而物正

楊子雲教人作賦令讀賦千首意當時所傳作者幾千人矣今其傳者不能百不知其何誰也況其不傳者乎文章亦小技杜子美知之矣而語不驚人死不休何其僻也今乃倩人為文或竊人所作云百年後誰辯者其汲汲於求名若是不慮其獲譏耳

逕以多美筆或與古文而歸帖者遂因之至以林禽為來禽而倣者曰果熟禽來故曰來禽註家傳會往往類此無惑鹿之可為馬也

太上皇之名史記不載而唐史載之乃及其祖宜白氏為之一笑也然漢高不事詩書父在爼上乃曰分

羨及有天下非家令說之父爲權奪則身天子而父匹夫曾不爲念況其祖乎子長相去未遠亾所傳聞耶亦疎略乃爾耶皆可笑者也夫漢紀不載受命者祖父之名而班氏論王命乃推其系帝堯之裔前之俚耶後之誣耶班氏又以漢之功臣皆唐臣之裔尤爲可笑淮陰爲稷之裔而族乃夷稷獨何罪耶彼村學究爲市人作譜者又何足論也

郭子儀窮奢極欲而史以爲美談是不聞季文子之相魯乎子儀者忠矣而未仁歟子文之忠夫子不許其仁有以哉或者曰子儀處危地者也天下以其身

爲安危天下安而身危其自汙以求免乎蕭相國之請美田宅也

鄉舉里選之制非不可復也太宰所黜陟亦嘗察諸其鄉乎舉直錯枉之道非難行也監司所舉劾亦嘗觀諸其民乎從政者未有能欺其民者也持身者未有能欺其鄉者也孟氏論王政曰不爲也非不能也旨哉言乎屏左右覊顏色田野之氓有隱情乎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以此舉之有汙行乎吾見弗悅於親而獲乎上者矣吾見居鄉無不爲而當官有聲稱者矣已爲政知其賢弗舉也曰或尼之知其不肖弗去

也曰或援之夫如是亦何以就列哉曰竊位奚辭也
噫蓋有歸過而行私者矣
士之處世顧自立何如耳崇卑毀譽皆無與於已張
玄素乃以縣尉爲辱至慙不能步何也士可貧賤可
富貴而不可爲非乃稱士矣
天地自相依附邵子之論非謬也非謂天必依地而
旋也乃其相合而無間不容不依附云耳若曰地依
天天不依地蓋謂地有水浮之也夫水非地乎哉故
邵子之論非謬也
漢高之畏淮陰無惑也下齊而王之約陔下而不至

非純臣矣且其能無可雙也越與布亦欲爲乃公所爲者不易御也蕭相國同起沛刀筆吏耳而亦幾不免可謂大度乎寧我負人英雄而未仁者大率然哉七雄以來天下惟務相傾詐至秦而極未可與言仁禮也習俗之移人賢者不免况行伍閒者乎東漢世祖唐太宗宋藝祖三君者非獨其度優乃其臣或守節近道或才不足忌故全也西漢之臣如張子房者爲往而不全遠也夫

九日藍田詩時未入蜀壯年也遽云老去又云明年此會知誰健今人以爲諱矣送鄭虔便與永訣今亦

以爲不祥語也古之達者固以死生爲晝夜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畏犧忌鵩賦以自寬未爲知道也

余嘗謂范蠡載西施事爲誣也以語兒亭知之蓋語兒乃勾踐夫人入吳時事耳夫璅語尚云伊尹與妹喜交何憚誣蠡

書有不可盡信者謂盡不信則不可達者亦以理折之耳汲冢書稱桀放二十年乃死湯禁民歌舞蓋以主禮喪之此其足徵者也乃諸子所云武王斬紂之首懸之而車裂之其誣甚矣

驚蟄前雷雷後乃雪數年皆然葢陰陽之戰也陽之奮故雷復於翕而雪陽未勝陰也

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此大賢以上事也而董仲舒王輔嗣乃至爲祟無乃誣二賢耶生而聚訟死宜不忘則經生之習信有之矣

笛賦裁以當簻便易持李善註簻馬策非誤也而解未明耳謂其製僅如簻馬上易持也非謂以之策馬乃又以簻爲樂管既云樂管又何當耶沈楊之解皆誤

宋功烈之卑以議論多而詩格之卑亦以議論雖然

議論何可廢也不曰好謀而成執兩端而用其中乎杜子美詩集大成即議論何損風韻余謂宋詩所不能爲唐者非專以議論故也自其風韻不稱耳

呂后之殺淮陰素知高帝之畏之也而謂高帝容授之計以掩殺信之名則未然后之以彭越來帝豈須有所授耶其悍恣固出天性能爲非人所爲者耳又謂后之殺信爲呂氏地是時后之所愛在惠非若武曌也惠崩而諸姬子非所子乃爲呂不爲劉耳帝之畏信宜也然閒居一匹夫猶在淮陰市上時自將將者度內何至爲信而征豨謂信有反謀可必其誣信

豈不識時勢者然帝負信甚怨望有反心則固宜耳古來枉事毋使人掩卷彼未睹大夫種輩耶

項羽之不都關中非獨念故鄉也坑焚之慘以虐易虐自知民心不附又惡負約徒欲以三豎子塞漢使不能出亦愚矣彼亞父者識曾不及樊噲何望蕭張乎夫噲猶能諫增未聞有言也或曰增未必無言史所略也夫不識天下之勢者安可以一天下舍關中而王彭城苟審勢者知其非策宜以去就爭之矣

孟浩然以不才明主棄取忤崔顥以十五嫁王昌見譏詩之窮無妄之災也然未嘗上書而誣明主辭涉

於怨懟悔之凶其以之矣壯海求子美識面豈不愛才者文苑所存非不能也後生行卷寧無雅詠而以輕艷語爲先資責之非過此才士所宜戒未宜爲崔不平也元美序潘生詩則失余意其偶誤耶

杜子美志於風雅裁其稱人也不溢美高岑鮑謝太白庾鮑彼此無作可謂知言曹劉不待薛郎中爲薛瑒耶則若過猶可也先生有文過屈宋以許庚文屈宋可更過者耶吟詩許更過推讓前輩斯厚矣宋公者信未易過也

劉庭芝之者所傳詩不多多牽羊就肆之語其人定宜

天耳謂之問殺之余嘗以爲杜宋同時沈杜俱高名敵手杜尤狂誕可得而殺乎且使庭芝不死才可似舅亦足張也何以忌之若其有他故也則非所知耳或曰子美過宋公池館云吟詩許更過謂不許更過也似暗指庭芝之事則又羅織之辭酷矣

詞人一時希遇乃不慮千載貽笑也自昔然矣公主宅云幸願一生同草樹年年歲歲樂于斯乃至欲向津織女寓意明河當時不覷而目耶士而鮮恥則十目所視罔顧何云不愧衾影也

萬曆間邑子程某商販淮揚途值一友俱單行無侶

遂合夥焉共百餘金邑子乘間擠之江而有之數年復過其處心動設奠焚楮祈之遂病急從陸歸其鄉田叟耨於溪上月將暝見一人從水中出怪而問之語其故曰吾來之久矣彼從陸吾從水故不相及今寧舍之田叟知其鬼也未知邑子之歸也試訪之則病革矣此事邑人朴實者所述遺其名識之以儆世

晋宋之談玄齊梁之談空彼誠溺心非尚口也今之士則異焉一爲儒者說一爲釋者說非眞爲儒也非眞爲釋也利在儒則儒利在釋則釋朝儒而夕釋惟利之趨惡云篤信惡云善道豈惟儒者恥之雖釋者

不受之

釋氏所云定慧卽莊子之泰宇定而天光發言之近理者也其徒立新義以鼓學衆曰寂照曰明靜曰止觀使從其門者翳花眚現自以爲高妙之論不惟誣民亦誣其師矣

日月代明天道之常向晦宴息人道之常聖人未嘗不寐未嘗無夢也釋氏棄睡眠葢毋令眠寐過多可耳而黜者欺人無睡則誣矣道家守庚申之說尤妄夫青白姑好言人過則吾師也斬之何爲庚申守而過可揜上帝可欺是其教乃以長惡而遂非者耶

五王之死千載悲之而尤其不去三思也夫三思帝所寵也帝復位矣而可專誅乎帝未復位也俄頃有變而暇多殺乎中宗闇者也有韋氏寧無三思乎然則五王其無尤乎是時也帝在東宮武氏耄矣誅二豎子而復辟其誰曰不然然不足為希世之勳也帝也辟不辟履位而疚者也不可與處安樂審矣不為鴟夷子已為不智乃叨天功而侈然稱王不亦鄙乎然則五王者志於功名者也匪惟不智不足以為忠也

開元初政之可稱者多矣其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

尤快夫二人畀官耳獻詩而崇道流何爲者是舉可以正人心矣

張果自云堯時爲侍中其欺罔又甚於李少君矣未幾卒乃曰尸解則何以徵之甚矣世之易惑而難辯也今猶以果爲仙也　侍中堯時未聞有是官也堯時至開元年未死則可不死矣而曰解去謂示人以死仙而忘名者耶其自稱侍中非忘名者也何世人之易惑而難辯也　果蓋聞古有侍中之官而不知堯時無之也

姚元之之智也其料張說明矣救時之相定於生前

千載以爲公論何必求名於說說未能軒輊之也其
詔令云周毀金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
朝合戰齊滅周興此其言足以傳矣而何假於說之
文也惡在其智也
齊梁以來逄衣之徒依佛而滛其辭畔儒而文其蔽
即其自序或薙除之或潤色之浮踈之患十愈其九
廣略之宜三存其一彼以爲有功於釋矣凡今梵典
傳播大率文士爲之也近日妄儒乃有釋一道二儒
三之評矣
唐沿江左所習用沈約韻今之士自宜用洪武韻耳

夫既曰正之矣而不遵何以曰同文也此可謂習而不察者也

蜒蝣各色亟為蝴蝶蝴蝶子為蜻蜓此圜中所見者絪縕變化何所不有

焚却子猷船槌碎黃鶴樓誕語不雅安可效酩酊姮娥寡三足之烏足恐斷罪真宰鞭雷公尤不可執謂詩不關理也

萬曆庚子里西家鄭氏婦孕十八月而生男無異去歲里媼五十餘而生子無異造物之大庶類之夥固宜有不齊者

嚴滄浪云唐詩有徹首尾不對者文從字順乃律詩也然此自可稱古詩耳齊梁以前詩固有文從字順者可謂律乎唐律詩有對工而格近古者選者不能辯往往置古體中而以八句不對者爲律何舛也

淵明歸去來辭其託意深矣以爲爲督郵去非也以爲不爲督郵非也乃云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此於督郵必不然夫躬耕乞食何恥之有以爲事鄉豈小兒可免饑耶以是語陶公公且洗耳程氏妹喪誠情不怡去是以速非以是去也公篤於天倫集中藹然可見必以去官爲友愛則設者之辭公不受也

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嘗見晦翁書心作身此偶誤耳

歸去來千載妙辭余猶謂息交絕游寧若停雲思友南窓寄傲未如東籬眞意蓋稟氣寡諧淵明之自道然耳淇澳之詩當令益精益容衛武是以不可諠也

偶筆自做

里中二婦皆再醮者其一過橋忽見前夫驚而病遂不起其一行澗邊忽見前夫提之擲於澗頭而俱損幾死二婦俱不潔有愧心耶有見耶有提擲之者耶

萬曆己丑余年七十三矣時九卿中年與余先後者

六七公少年有妨路之議一時俱請退　旨不允余以爲不去非所以明志也疏五上而得請時故鄉艱食鄉境遏糴命兒巽卜居於金陵余止焉王元美贈詩云八座無元老三山有寓公謂老成俱去位也知其解者何乃佳而蜀生之占亦偶中耳余另有述

一往使得已何爲復狐疑毅哉言也靖節不苟於言矣斯言也百世之下懦夫可立

紫陽論陶韋詩云蘇州直是自在氣象近道陶欲有爲而不能又好名此非定論當傳録者失之韋學陶而近之者也陶可謂不近名矣自在矣有道矣象出

云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並於尚論未有
見李之於詩則仙才也非志於道所當異日論者杜
其因詩見道者乎淵明深矣風雅之後一人宜自爲
一編西山乃知言哉
顔延之淵明同道者也俱晉臣也誄曰有晉徵士謚
日靖節綱目之筆寔因之夫延之之識亦超矣智及
之仁不能守之陶公是以不可及也
韋子才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盜至一人病不能
去相慕俱死或謂俱死絶祀無益爲尚不若爲員也
夫子知必死而不忍其父盜或能釋也未必死死命

也有義有命韋氏子無尤矣

陰陽拘忌多由術士妄言正月午日三月子日五月寅日黃沙日也而曆或稱宜二十八宿角女井凶星而曆俱吉日紅沙日正四七十月酉日也曆半吉或大吉春戌夏子秋寅冬巳爲枯焦日曆多云吉人葬然貢舉爭迍邅立早禾刀所爲順利羅睺太陽安得人人同值喜神五鬼豈能日日遷移栽衣何與於增壽洗頭胡可以招財寶倉日出行即許衣錦還鄉羅刹日設齋反致遭灾取禍玉皇口授殺神之訣閻君親傳降生之辰玉匣記妄託真君金符經復稱諸葛

鵲噪犬嗥吉凶分别耳鳴目瞤時刻懸殊嚏噴亦主災祥衣留或占憂喜理旣不通說多無驗有識者所不道也

桃花源記但云武陵人捕魚爲業而好事者著其姓名曰黃道眞漁人未必有嘉名僞撰可知也

陰陽家探病凶日云此六日看人病代人亾今醫者以看病爲業不顧有職日安能代人也

三元將軍所管出行吉凶與曆相悖者多矣金堂順陽日曆或不宜未必不宜也朱雀玄武日曆或宜未必宜也乃云秘於太虛太有之庭藏於西土寶塔之上禮之所

云造異言而誅者其是類歟
邑中古關有積皁汪甲者素與子媳通夜扣扉義女在焉甲抱而強之女不從插之女逃爲邏者所獲詰之女恥言其由邏者曰深夜竊行必有誘者嚇之女妄供黃氏子黃氏子年十三嘗以故往來其家耳巡捕官嚴訊之以年幼併拘其父成獄父自遠來至家三日耳上於郡郡又嚴訊之不勝困且死古關人不平衆號於郡門又告於縣縣令爲稟郡請姑停爲旬日乃訪得其情甲與媳俱斷如律先數日有道人謂黃氏子爾將有大枉與藥一粒令吞之遂去黃氏子

卒不死蓋藥力也余喜古關人能爲義動庶幾直道未泯又慨刑獄不可不慎識之以警

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雷震死一人去余居十里而近其人能造假銀亦足以儆雷之狀往往有見之者以爲氣奮而人偶值之似未然

李鄴侯之出處近道矣世以其談神仙輕之今之談空玄而在高位者不鮮世方趨附之安知其可輕也

萬曆己亥九月癸酉辛未戊午曆大吉日而宅實經俱禾刀大不利餘月犯戾者不鮮拘泥其說者非惑歟

俗之好孝也工也而稱不倚居喪而稱孤不知其不可也猶可也而曰不穀則侯王之自稱者矣不亦倍乎乃其稱人則夏后玄圭以錫治河之臣關雎窈窕以詠在位之妻西伯作述以壽執政之父至以蒼蒼者爲壽以天人至人爲壽鑄顏回倉曹植不曰從來未有則曰數千載一人李杜文未優韓柳詩未粹以下無論也居之不疑言之不怍此風也德嘉之間未甚也

南詔侵師以捷聞玄之不聽永閣有正言於朝者也

蜀之季年也後世疆臣寇至不能禦寇退則擁以爲

功其來久矣然文法之興未嘗不絕之是以猶免於喪也若惡其繩也而拒之則唐事可鑒矣夫聽納惡可不廣哉

里中南山昔有道士自云有道術里人謂曰明科進士可預知乎曰可乃伏地若夢者久之起曰吾至天門觀進士榜矣邑二人牛無頭烏生翅也是科呂午程元鳳登第人至今傳之余謂此道士能通數術在昔有之其曰至天門觀榜則誣也人間之榜糊名而試其賢否不可知也則祝曰願天與賢人拔十得五世恬泰矣若放榜由天上則非不知其人何其淆亂

而縱之使播其惡乎負國殃民非鮮也怨天乎尤人乎吾姑以曉俗之惑於誣天者

友生論杜詩偶閱終明府樓二首語之曰詩必有警聯錦繡笙簧非衆所膾炙者乎非謂不工然非作者得意處也詩中之畫此聯畫工皆能畫也結句之工則妙手不易畫者杜所以驚人者在此耳今以山陰爲陰山不知辨也又從而註之又妄謂佳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子美早知之矣

杜子云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得失寸心知夫知者不驚驚者不知語必驚人非其至也雲薄翠微寺孤

村春水生鷲者鮮矣韓子云小好小慙大好大慙楊子雲亦侯之後世耳

趙司空文華諂事分宜婦亦善媚曲盡子婦之禮分宜引之超至八座　世廟蓋信分宜而幸文華也而分宜疑其分寵頗有隙分宜子世蕃所結兄弟文華其寵客者方宴飲達曙有遺一紙于席書太白詩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索其人不得未幾俱敗余族弟仲美聞之吳大參明卿余笑曰太白故詩酒仙乃爲千年後語耶蓋世蕃別號東樓也